

清波小志補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波小志



3 0646 4791 4

徐逢吉輯

本館據讀晝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清波小志序

予七歲從先處士由城中芝松里遷居清波門外之學士巷。迄今七十二年矣。蓬蒿荒廬。藏書無幾。目又少睹當世之賢人君子。故所見聞極其寡陋。然在方隅咫尺之內者。豈無人文可以竝傳。乃輶軒採風。未嘗搜羅。予懼再過數年。不幾湮沒乎。因筆而紀之。其開佛院神祠。街坊瑣事。足資談柄者。亦得附書。大槩北至湧金。南至萬松嶺。西至南屏而止。有已經見之誌乘而復紀之者。以其實爲斯地之眉目。不敢闕略。仍存其舊。昔周昭禮居此。嘗著清波三志。所言朝常典故居多。而城西之事不與焉。予則專記城西。而遠大者。竝未及。故稱小志云。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仲春。錢唐紫珊老人徐逢吉自題。

# 清波小志卷上

錢塘徐逢吉紫珊輯 同里陳景鐘几山訂

杭州自隋楊素創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彭城郡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城門十座。

關門。今雷峯塔下是也。至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設門十有三座。西曰錢湖。今塞曰清波曰豐

豫即湧金。曰錢唐。于是始有清波之名。

鐘案元時城圯而址存。張士誠據吳復築。自艮山門至清波門。展出三里。格市河于內。其餘各門如舊。

流福橋舊名閘兒橋。在清波門外。引湖水入城。見夢梁錄今廢。止有弔橋。

流福溝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其來已久。興廢不一。雍正四年。里人謀修葺之。堪輿家言此廟從前坐東

朝西。於神不利。宜改向北。繼得氣勢。因移神於外。對清波門起造。落成之後。祈禱者踵相接。咸稱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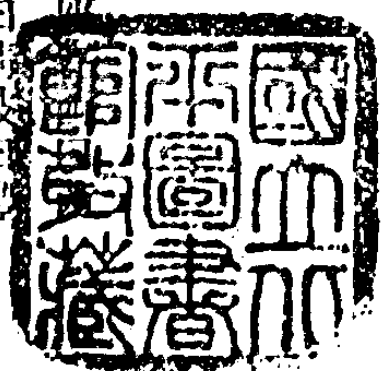
靈應。香火盛於各廟。梨園簫鼓。殆無虛日。予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一通錄後。

出清波門為流福溝。溝之東。舊有總管神廟。不知劫自何時。予髫年聞之。故老由明迄今矣。從前興廢

不一。近二十年來。廟貌剝落。僅存敗屋數椽。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傷寥落。禱於神曰。神之為靈。昭昭

也。何至裸體而露處。與我同一坎塙耶。神能援我一臂。我當有以報神。迺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因昌

言於眾。眾亦如其言而禱之。莫不愜所願。遂謀醮金以復舊觀。青烏家言廟仍西向。於神不利。不若北



向之爲吉。時王子載斯董其事。以爲改向固善。柰無餘地何。商之李子漢文。慨然捐貲買地以輸之廟。而李森者以其事聞之。邑侯楊公夢琰。楊公曰。神於民有利乎。曰。神生時往來江湖間。歿後爲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矣。爰詣祠展禮。復捐金以爲之助。于是運木石。召工師。揀之度之。兩閱月而神宇告成。遠邇人士祈禳者接踵。琴瑟擊鼓之聲無虛日。明年起層臺於神廟之前。當禁門之衝。以爲徵歌侑神之所。至是而規模稍稍展拓矣。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卽水神之說。亦世俗相傳。不足以徵信。獨有睦州建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旌旄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歿爲神。人有求。靡不應驗。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於巫覡之口。非確有所據。昔黃黎洲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爲上路。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爲元時人。生爲總管。有善政及於民。死又能捍衛地方。宜乎人之尊禮之。卽今江以南所在莫不胙蠶。不獨睦州一郡。流福溝一方爲然也。夫以所在共祀之神。而又經前代敕封。則當存信而闕疑。惡得以拘墟之見而非之。必欲考其出處。求其功業文章。彪炳於史冊。毋乃失之鑿且迂乎。則是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管者其官職也。以其姓名行次官職而祀之。確乎有據。不爲褻典。豈若魏人之祀河伯。楚人之祀山鬼。荒誕而不經。爲君子所不取也哉。惟是神旣靈矣。何以數十年自甘淪落於草莽之中。必俟里人之禱。而後始

顯其妙用。豈人固有仗於神。而神亦有藉於人耶。豈人與鬼神之通塞。兩不得而操之。而自有造物者主之耶。且昔者西向之神。何以渺而難求。而今北向者。感而輒應。豈神亦不能外於陰陽向背之說。而與人世之居處相類耶。人而鬼神也。鬼神而人也。而有何異致耶。宜乎今日者。人禱之神。保之人求之。神酬之。信如呼吸之可通。而一氣之相感也。予則無所媚於神。而神亦無所惠於予。是可以無言也。而以里人之請。記其事而書之石。亦無害於義也。予聞巫歌。弇鄙不可以供神聽。請易其辭。而爲侑神之曲。曰。神久不降兮。何之。今惠然兮。來思。駕青虬兮。驟赤螭。衣紫衣兮。冠豹皮。佩長劍兮。光陸離。樹兩旄兮。駕靈旗。風獵獵兮。雨絲絲。神自此兮。永在斯。樺燭兮。熒熒。艾菝兮。煙青。擊鼓兮。暫停。福水流兮。可聽。進神兮。醴醴。沈飲兮。益醒。願四體兮。康寧。無阨運兮。再丁。又申之以意曰。臺殿兮。瓏璵。三面兮。崇墉。兩峯兮。西峙。海日兮。在東。天德合兮。地勢雄。天門啓兮。地戶通。地下水兮。聲淙淙。泉源不竭兮。財幣豐。且能以水制祝融。紅鼉詎敢來相攻。蜿蜒百尺。蟠青龍。神之靈兮。位當中。福軍國兮。垂無窮。匪獨黎庶兮。懷悁悁。

山村仇先生遠。字仁近。宋咸淳時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教諭。寶慶路教授。不赴。改爲徵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今西城腳下。尙有遺址在焉。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七修類家蘋村宗伯有詩曰。吟詩何處訪山村。催得籃輿出關門。學士西橋煙水闊。半林殘日近黃昏。



沈允亨字孟嘉錢唐人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居清波門外弔橋之南門對雲居山後臨學士港家頗饒後中落館於馮氏主人甚敬禮之工詩文善作小楷與人交恂恂如也爲予母姨丈予髫年未知請益年甫五十而歿有遺藁數十卷今散失矣予尙存其近體六七章附後

城上樹蛇矛城下堆燭髓獨有野菊花還如東籬秋今日吹寒笳明日寄征衣鎧下刀尺聲鎧外流

螢飛四城行去市未爲遠堂成豁素心水光通柳港秋氣接楓林不厭琴絃緩何辭酒盞深良朋在南

岸風雨亦招尋草堂成與曲折林陰合高低澗水流直穿靈鷲頂來看冷泉秋香飯憑誰供仙巖任我搜

與君吟落日再上酒家樓與東琪由蓮花何人可說興亡事此地堪爲汗漫游潮捲空江羅刹怒雲迷故

國鳳凰愁獨松不守千年恨萬媚無聲四海秋留得洗鉛池尙在半林黃葉夕陽樓鳳凰山雲居寺在

高城上灌木森森暑氣無茗椀爐香依梵唄晴煙秋色滿江湖放開爾我形骸外忘卻林泉歲月徂何

事西齋彭上舍朝朝危坐讀陰符與紫傑讀書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十六日爲先處士誕辰設杯酌以款親朋忽聞巷外大悲庵前有僧人自言卽日焚化親朋停杯往觀見此僧置木龕於地遍辭街坊坐入龕內具紙筆於前題一偈云無拘無束不清不濁放倒皮囊正月十六又書七言律詩一首云道我狂時不是狂今朝收拾臭皮囊雪中明月團團冷火裏蓮花瓣瓣香好向棒頭尋出路卽從業海駕歸航滿爐骨柁都煨盡十字街頭作道場書畢將龕門手掩火發於內須臾示寂矣是時觀者數千人卽有然香羅拜者此僧向不知於何處棲身亦忘其

名號。今從容坐脫。亦禪門中有手眼者。

趙琳子。母姨之少女也。少予十歲。其五歲時信口而吟。皆能成句。憶侵晨客至呼酒。予曰。舍北何人呼卯酒。琳荅曰。海南有客賣丁香。蓋其時有粵東客攜丁香酒求售也。一日予見後園春草吟曰。幾叢芳草。淒迷琳卽云。一樹天桃煙雨紅。此外不能多舉。殆夙生慧業也。琳後適人卽病歿。

陶舍人名雲翰。字翀伯。號則渠。予母孺人之叔祖也。家居學士巷。善書畫。能詩。明世宗時。以薦爲太子舍人。嘗監均州太和宮稅。與謝茂榛。盧次楨。及當時名士大夫相往還。豪情橫溢。不可一世。晚年歸里。甕粟屢空。泊如也。年七十餘。乞詩畫者戶常滿。舍人無不應之。生一子名虞庭。早亡。以此快快。至神宗丁巳。病歿。百餘年來。幾無有知其姓氏者。予成童時。母孺人常言其能詩。因披遺集讀之。氣調高老。實有可傳。然皆鼠殘蠹蝕。完全者十之一耳。昨從篋中鈔出如干篇。待付剞劂。使當世知有其人。

出清波門西南半里許。舊有萬松公館。并置舍。名急遞舖。近俱湮沒矣。聶心湯邑志載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清鳳山清波馬路之侵沒者。三十四年。倭寇犯杭。督撫胡宗憲於清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今皆不存。

學士巷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予過其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鬢微籠。金釵橫髻外。衣紫綃。內以水紅衫襯之。誠絕色也。予驚詫。此從何來。有隣姑常出入予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窩。船工卽

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卽去矣。予嘲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留也。姑卽去。有炊一滄飯頃。搗聚頭扇一柄。匆匆過予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閒取來。彼不知也。予展開。有詩曰。鐙宵不見一鐙紅。礙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尙朦朧。下書鐙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羊鐙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落茂苑薛貞瑛。予讀畢。不獨魂銷。且舌橋不下。急援筆鈔之。賭其墨色晶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橐者。予卽持扇還鄰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細訪新安賈有知之者。曰。姓馮。予笑曰。得非馮魁耶。

學士巷末過橋。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業。鄰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相糶。不檢擇故也。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棄家學仙矣。人以其獸。不以為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始礫然作聲。此人殆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二里許。見一人須眉甚長。而黑白相間。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我前。與我丸藥一囊。云搗云可濟人。此閒非女所居。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廛雜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以給口食。卽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卽起。今藥已盡。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譎。後見所得錢始信之。且米獸爲人朴實。從不作

妄語者。後至康熙丁未年九十一而歿。其弟曰敬洲。嘗予乘其船。猶能歷歷道其事。

學士港內。遠城下。外通大湖。游人朝出暮歸。皆由於此。前朝兩岸種梅數千株。花時香氣襲人衣裾。不減

西溪之勝。其時李草閣有詩云。學士橋邊移棹過。千樹萬樹得春多。人生對酒須縱飲。索此縞衣風

韻何。百十年來。陵谷變遷。近今惟有漁戶數十家。風景蕭瑟。欲還舊觀。不可得矣。毛馳黃有詩云。清波

門外釣魚磯。撒網擊罟雨不歸。誰道嘯歌饑欲死。生涯還有綠蓑衣。鐘案。草閣。元末初人。隱杭城之北關門外。有集傳世。

明司城馮具區。蘇頌常挾家姬游湖上。晚歸有輕薄少年羣聚而觀。時舟方入港門。先生向諸少年曰。老

夫已進學士橋矣。衆譁而散。今橋上鐫學士橋三篆字。爲里人王周書。按西湖游覽志。橋久崩壞。郡人

王朝者捐資重建。題其梁曰學士橋。此蓋前明嘉靖閒事。今康熙初年重修。題橋者爲里人王周。姓同

而名亦同音。越百年先後相映。亦一奇也。周字叔元。住學士巷。善畫兼善琴。予見其人。蓋落拓不羈者。

學士橋側有笑隱菴。又名法喜院。老僧笑魯者居之。予童時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徵君游

故其書法不落時蹊。每朝夕往來橋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輒賦小詩。予惜未睹其集。一日舉一鐙。千

古夢萬壑老僧寮。二句示予。是時予未知詩。不解其何意也。後歸天台山。年餘復來。歿於菴中。繼席者

爲翼菴。其徒彬遠。奕是俱能詩。彬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黃梨洲。宗幾汪魏美。馮兩先生。於順治己亥二月訪笑魯長老。坐月庵中。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

被。黃與汪兩背相摩。少得暖氣。明日黃入雲居訪仁菴。汪矢志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

予一日坐小舟往湖中見篷背夾草書一紙取閱之乃春宵泛湖之作也詩云傷心此日有何春耐可相邀夜向晨四海難逢磨鏡客扁舟還載抱琴人須知角里終辭漢獨怪金椎不避秦瑪瑙坡前投宿去清泉重煮裏湖尊予問舟人此從何來曰昨將晚有客頭戴氈帽身著大布衣隨一後生攜琴一張并筆硯等物來雇船復有一客戴細麻布巾身披紫花布方袍同至艙內要我撐到湖心空闊去處候月上戴氈帽人彈琴許久方住手兩人談笑作詩苦無酒飲要我放船到瑪瑙寺前恐卷去借宿與我錢百文回家已四更矣那孝巾人呼彈琴人是韓先生那韓先生呼孝巾人是徐先生這詩想是那後生遺失在船篷上的此康熙己酉庚戌閒事越十年檢笥中詩始知鼓琴者爲韓石耕方布袍者徐狷庵也煙月滿湖賦詩鼓琴兩高士有此幽興比之汪魏美黃太沖在笑隱庵坐夜寒甚兩先生以背相摩則苦樂懸殊矣然四先生皆海內高人前後會於學士橋頭不可不誌也

鐘案梨洲先生著述傳海內石時先生以琴鳴聲著有琴譜世亦多知之汪先生錢唐人前明孝廉國亡後隱居山中矢志不入城徐先生遜跡河洛明亡後終身冠孝巾皆勝朝遺老也汪舊居在杭城黃馬巷予幼時曾過之見題試報區捷尙存

柳浪橋學士橋皆有夾徑老松每盛夏秋首芙蓉遶隄如錦游人艤舟賞之夢梁錄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開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爲番回埋骨之地塚墓高低狐狸竄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桂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水隱然在其後港之左右有池塘數十畝悉

被土豪侵佔。種蓮射利。惟花時紅白相間。清香襲人。頗供眺賞。予與厲樊榭鴨坐學士橋春望。賦少年游小詞云。地蟠智井。狐穿破塚。輦路已全荒。燕子飛來。桃花不語。閱過幾滄桑。○小橋浮在嵐煙外。恰好近鷗鄉。坐我春人。綠蓑衣底。相對話斜陽。

放生池去學士橋甚近。小舟渡之。不過半里可達。二十年前。池上屋宇。悉燬於火。後經太守李公慎修重造。前後堂軒。周遭遶以迴廊。雜蒔花草。風景較勝于前。今池內種蓮。圍隄徧植木芙蓉。自初秋迄於九月。花光葉翠。映於水面。比長隄桃李。更覺繁豔。

姚莊在聚景園之南。法喜院之北。瀕湖而居。地非孔道。康熙初年。有夏都統景梅者。率旗人恆較射于此。顧其地閒敞。遂據而有之。每射時。背學士橋張大布幕。向北而射。未幾。建射堂於橋之外。割湖水一二畝于堂之西。以爲沼。內植荷芰。外環隄岸。樹桑麻。種蔬蔬。取地之利焉。又未幾。毀去射堂。建屋於南園。卽今莊地也。其屋卑隘。又毀去之。而湖而樓。可以攬全湖之勝矣。復以樓居不適意。仍毀之。別起大屋數楹。四周繚以高垣。采石於兩山邱壘之間。入地丈餘。以爲垣腳。其上疊石倍之。再以磚甃覆於上。取其牢固。爲不拔之業焉。其時都統老矣。奉掣回京。託鄰莊楊老人玉亭看守。會耿逆之變。朝廷命部堂大人出師。隨征人員甚多。姚公憂菴啓聖在其列。向楊老人賃莊僑寓。凡清晨詣轅謁見。必由寒家經過。蒙其枉顧。與予兄弟讌飲談笑。遂成相知。後部堂授以劄付協理諸暨縣事。是年進勦紫閩山賊有功。康親王表奏。授爲溫處道。迨閩海平。陞福建巡撫。方其在處州時。太守線公一信入見。姚言及從前

寓居湖上之事。都統夏公爲線之婦翁。夏無子。線卽以湖莊贈姚。逮姚歿。其子一爲廬州守。一爲淮安守。俱罣誤入京。與錢唐人姚旦衡聯譜。往還頗密。假旦衡若干金。又以莊歸旦衡。故至今稱姚莊云。旦衡於雍正初緣事徙邊。家產入官。湖莊估價五百金。人慮其後有葛藤。不願得此。有司青看莊楊姓人。玉亭子每歲納官租二十兩。楊今停厝棺柩徧屋中。竟成鬼窟矣。姚公長子長文。儀從父來杭。同寓莊內。後官至雲南鶴慶總鎮。人言一時寓兩八座云。姚本籍紹興。國初入旗下。康熙癸卯科旗下解元。選廣東香山縣。以事鐫職。至十三年隨征立功。官至制府。亦人傑也。線公字成之。後官至浙江巡撫。

王菴在姚莊之後。向爲城中翁氏別業。康熙初年。售與王氏老尼。地不寬舒。所在偏僻。小屋三間。以安佛像。其左一帶竹籬。而柳浪港隱然在其外。港容一葉之舟。達學士橋甚近。欲通聚景園則絕矣。菴中向有牡丹一叢。花時游人頻至。予與遂安毛鶴舫。際可往觀。以爲花雖佳。而清靜之地。反爲所擾矣。鶴舫囑其鄉親王姓者捐六金。移花而去。今女尼在中者。改菴名點雪。且以佛舍傾頽。立志修整。乞予爲文勸募。未知得成所願否。

柳浪聞鶯爲西湖十景之一。卽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八年。翠華南幸。十景俱有宸翰。地方官訪查舊蹟。勸建亭榭。以供御碑。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塚墓。時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掘久埋之骨乎。相度靈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復開濬池沼。環植檉柳。每歲暮春。裙屐畢至。黃鳥鳴於其間。坐憩久之。不減雙柑斗酒之樂也。

仙姥墩。志稱與聚景園相近。基高數十尺。今無從踪跡矣。予友余璣伯珣有詩云。裊裊東風動高柳。湖梢

直灌荒園口。不見青旗向水飄。何處還賒百花酒。

張近道。字默菴。偕其妻尙氏家於城西柳浪港之曲。予童年猶及見之。廣額修髯。頤長玉立。每言吾儕當爲世所不可少之人。若悠悠忽忽。虛生浪死。豈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之大德。人皆以爲狂。酒後尤多訥。往往不與時人合。人亦罕至其門。嘗遠遊經年。一歸。康熙丁未。挈家赴粵西。從此不復知其所往。予于戊寅有事過番禺。晤陳獨漉。首問張默菴尙存否。予言不見其人三十餘年矣。獨漉言此人究心經世之學。兵刑象數無不通曉。獨不喜詞賦。座中有談及者。瞋目叱之。以爲無濟於用。拂衣而去。後往來粵西。快快失志。遂逃於禪。夫婦竝有見地。默菴手注金剛經宗旨一卷。吾家藏有刊本。君錢唐人也。當附此書還錢唐。卽出書見貽。余挈之囊中以歸。然則默菴誠異才也。乃無所遇。不得展其志。而徒借空虛寂滅以老死其身。惜哉。又念苟無獨漉之言。予且不識默菴爲何如人。今尙得存夫婦姓氏。不可謂非深幸也。尙氏名德本。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曾祖曷老丁。從元世祖徇地西土有功。父以世蔭爲武昌尹。鶴年年十八。避兵錢唐。生母馮氏。阻絕他所病死。鶴年慟哭求母見夢。一夕母果於夢中告以死所。鶴年嚙血沁骨。驗而葬焉。晚習天方法。廬於先人之墓。卒葬其旁。遂爲丁氏隴。杭州府志。墓在聚景園今石亭子下。

李杞源。字懷帖。號半邨。鄞縣人。家於杭城善風鑑子平之術。一座之中。高談娓娓。皆有抑揚頓挫。石制府



先爲兩浙轉運使。李從之游石陞鄖襄道。李在幕中掌書記。及石陞浙江方伯。又陞兩廣總督。則不與之往。卜居柳浪港。嘯歌煙水以自適。與白蓮僧問石同鄉。尤相善。至暮年。石公已亡。李遂挈其三子還四明。閒爲小詩。頗饒別致。予不能多記。僅錄其移家柳浪港二絕句云。歸到城西萬事休。小堂四面透清流。每朝飯罷無他事。槐樹根頭坐素秋。白日搖風柳浪昏。滿城人不到柴門。戎韜一卷知何用。老去依然李半村。

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

時金衢道梁公

萬禩

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物色之。與語。喜其樸樸。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

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湖之澗兮。念我生之頭白兮。與蓼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誰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歿。

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宋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崖府君者。相傳神于靖康時顯應。衛高宗之駕。因此崇

奉以襲其功。每年六月六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都人駢集。今爲甌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

璣

有詩

曰。玉宇金庭化劫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黃羅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表忠觀數十年前剝落殆盡。左右地畝。原屬祭產。太半爲豪強侵佔。蘇碑雖非舊物。已傾仆在地。前年中

承朱公

賦

因時亢旱。不欲就天竺禱雨。以爲武肅生時有守土之責。理應恤此一郡災黎。于是赴祠虔

禱。復捐俸修葺。廟貌稍稍完整。而侵去之地。則以內陞未及清理。近年總督李公

衛

大爲開拓。將旗人

盜佔之地。盡行追還。又以罰鍰數千金。前後構造一新。碧瓦朱甍。照耀湖山矣。毛稗黃先舒。舊有表忠觀詩云。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并。東郭暖煙花自發。南屏空翠雨初晴。金湖賜第丹書古。鐵鑕沈沙綠蘚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地亦神京。

柳州亭。在聚景園之北。卽豐樂樓之舊址。所謂空外笙簫。雲閒笑語。不可問矣。今不過敗屋數椽。枯僧二三人。日夕對湖波蕩漾而已。

靈芝崇福寺。志稱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閒。捨以爲寺。高宗孝宗皆嘗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諸勝。據此亦

城西名勝矣。予髫年。有先輩陸蕙畝敏樹。讀書其中。陸爲予母孺人表叔。家人嘗攜予過寺。見其風景

雖荒而規模猶舊。尙有書屋數間。花木無恙。今則無存矣。地畝皆爲豪強侵佔。湫隘不堪。不勝興廢之

感。轉念陸先生人品文學卓絕一時。數十年來。竟無有知其名者。尤可歎息。先輩吳慶伯農祥。爲之立

傳。其略附後。

君諱敏樹。字蕙畝。自號潛山。杭之錢唐人。父雲龍。邑高才生。以著述自命。君生六歲。隨父讀書靈芝寺。過目不忘。人以奇童目之。君父有述作。輒命君探卷。遴擇稱其意。歎曰。吾老矣。其興吾宗者在此兒乎。二十二歲。始補邑弟子員。恃才豪放。視一第如拾芥。已壯歲。病耳聾。貧不自聊。人與語。或不省記。自傷之作。輒賦以自廣。爲文高自炫鬻。然能自知其過。每文成。張壁而視之。輒改竄舊句。至不存一字。與金華葉永圻相善。永圻亦孤冷善著書者。鼎革時。君之友虞維侃爲仇家所中。幾陷不測。君冒患難。挾虞

虞亦幸免。老館于婁東顧氏。時婁東守以重幣聘之。辭勿受。有憐之者曰：君盍去故而就新。君笑曰：吾惡夫辭少而就多者。君將死，呼其子戒之曰：黔婁生布被不掩，楊王孫裸形以葬，爾等其敬承吾言。言畢而卒。年六十。

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偽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于世。四朝開見錄

芸隱橫舟，有祝聖所拈香詩。幾度來游，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三呼祝了君王壽。偷眼湖光立片時。釋元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毘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持記、彌陀義疏、靈芝集、行世。蘇軾就之畫像薦母。是夜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云。蘇志

彭祖庵，嘉靖時錢氏建。前年制府重啓錢王祠，據錢氏後裔之請，以老彭爲錢姓始祖，移其像於武肅錢王殿後，建閣祀之。而庵基今不可問矣。錢心卓貽清堂日記，載有許野雲者，削髮披緇衣，寄居清波門之彭祖庵。或云新安人，世襲萬戶侯，棄家修道，至萬歷乙巳歲，年一百有五矣。

周恢焉。大槩錢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隨父宦於江西之永福縣，會大旱，有方士能禱雨，術頗奇。周從之游，得其所學。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周同友人出清波門，仰天若有所見，問之同行友，不知也。因執友手掩面而哭，曰：海宇其淪乎！從此誓不入城。父葬於學士橋之南，就其地築土室爲廬居之所，不設門戶，僅留一竇，命家人傳餐而已。至康熙癸卯年八十二，杜門已歷四十餘年矣。一日無疾而逝。

吐白光如煙雲。數夕乃散。蓋其時爲正月望後也。先輩陸蕙晦弔以詩云。城西高士不求名。恥著羊裘澤畔行。四海冰霜餘食息。半弓門巷絕逢迎。詩書磊落平生業。星漢迢遙獨夜情。憶昔東岡周彥祖。千秋仍見舊時聲。先輩吳慶伯爲之立傳。附錄於左。

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之豐寧里人。年十二。補邑諸生。十八。喪父。吳俗有乘喪畢姻者。以語大纘。堅執不可。曰。吾方恨吾鄉敝俗於衰絰哀號中。乃行合巹禮。爲不孝之大。而躬自蹈之耶。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日。大纘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獷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退岬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其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忽夜叉傾其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又驚問其友曰。若此亦不見耶。對曰。然。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其父葬學士橋之南。遂謝去諸生。結廬其側。外設知垣。中開懸扉。四面皆完固。扁鐫。人不測。大纘所爲。皆以爲狂誕。惟母憶之。出城至大纘所。見大纘。大纘則啓懸扉。與母相對。問兒何所見。而若是。對曰。兒無所見也。有弟足以養母。兒退守父廬耳。母去。卽下懸扉。不與人相見。夜每負牆露觀星斗。星有移動。輒曰。某分野常有災。某貴人當死。驗之良然。初入廬。尙事吟誦。閒有所感。則引筆疾書。積歲成帙。忽一夕危坐。歎息至旦。取所著者焚之。遂不復吟誦。在廬四十有八年。自丙辰至康熙癸卯。

年八十有二而歿。臨歿吐氣如煙雲。數夕不散。其子孫遂以是廬葬焉。大縝有友曰蔡道復。亦錢唐人。明時曾爲處州參將。棄職散千金於宗族親串。隱青山山中。能鍊金丹。自云得黃老長生術。紫氣奕奕。恒如二十許人。晚乃卜築吳山三茅觀下。已而去。不知所終。吳農祥曰。萬歷三十四年。歲在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是歲張獻忠亦生於膚施。崇禎元年。歲在戊辰。而延綏之賊起。全秦天赤如血。明社以亡。大縝所見。夜叉羅刹。豈兩逆賊之兆耶。願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縝何也。徵於天道。是邵雍聞鵲於洛陽也。驗於人事。是幸有見被髮野祭於伊州也。天降大禍。必有知幾之士。識之於數十年前。大縝豈其倫耶。吾鄉立志高隱之士多矣。未有如大縝之早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夫。

考舊府縣志。載木御史墓。在學士港口。予每尋之不得。前年向里老錢斗文詳詢。云周漣溪祠後有木家墳。但子孫無人。每年糧稅。里下攤賠。未知是否。予卽偕此人披荒草中。見一大墳在上。其餘塚壘壘。鱗列左右。大約祭掃無人矣。錢又云。墳前向有斷碑一片。近爲土人毀去。予考杭城鮮木姓之家。此墳確爲御史墓無疑。友人吳石倉邀予重樹一小碑。而土人不樂爲此。蓋久之卽欲平其塚而他售矣。此必賢有司主之。庶無敢異議。是亦興滅繼絕之善政也。按御史諱訥。明永樂九年辛卯解元。十六得戊戌進士。官至繡衣。以文學名。

清波門至茶坊嶺。爲城西一岳。舊有土穀祠。在街之南。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但不知所由來。予童時見里中有王姓者。能書符召仙。一日神降於壇。自言本里土穀神也。宋時爲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

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憐我。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爲攀花五郎云。其姓名籍貫。當時蚊書於瓦上。今予忘之矣。城西二畝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皇帝。則妄誕無理。然亦有由。考吳自牧夢梁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案禹至會稽。路徑錢唐。明德及人。理應崇祀。今以湫隘不堪之所。祀爲土神。則典褻矣。亟宜毀去。毋瀆平成之聖。

西卓菴。在攀花五郎祠之南。門對高城。城內卽雲居寺。松聲梵唄。互相答應。菴廡雖不華整。然去市遠矣。相傳爲散仙劉某結茅之地。明嘉靖閒。趙氏奉覺悟大師住錫爲菴。乃名西卓。明末時。西蜀陳雪灘先生盟自閩南典試回。適國朝定鼎方新。道路棘塞。不能返蜀。僑寓菴中。曾賦詩云。幾年嶺海歎飄零。覓得精藍此暫停。湖上鳧鷖來個個。城頭鐘磬響泠泠。荷衣破損秋如此。蓬鬢棲遲老未經。昨夜夢回鄉國遠。瞿塘峽口亂山青。

萬松嶺側。舊有石牌坊一座。鐫平章之墓四字。俗傳賈秋壑墓道也。案似道至樟州。爲鄭虎臣踢陰而死。縱得歸葬。其時北兵南下。國步已危。公論追咎之不暇。豈容表墓巍然樹於大道耶。此必前代別有官平章者葬此。時移世改。後裔無人。且生時庸庸無所樹建。故久而不知爲誰耳。予往年走上黨。經河北一路。高墳大塚。不知凡幾。問之土人。莫識爲何王君公。況此一坊。夫何足考。予昨過嶺畔。見石坊已圯。毀止存一柱矣。

將至萬松嶺。舊有錢湖門。門外南首舊爲省馬院。有錢湖門瓦子。又屏山園亦在門外。以其對南屏山。故

名。理宗朝改名翠芳園。今錢湖門久塞。荒榛野棘。縱橫於青燐破塚閒。御園勾欄之基。已不可問矣。

# 清波小志卷下

萬松嶺之中爲萬松書院。志稱宋時有報恩寺。久廢。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因寺舊址。創建書

院。名曰萬松。後復圯毀。至康熙十年。巡撫范公承謨以南潯朱氏籍沒之屋。題准移構于此。仍稱萬松

書院。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公元夢摺請賜額。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爲浙水敷文四大字。頒院。勅徐

公勒石供奉。自此改稱敷文書院。後有正誼堂。堂之樓爲存誠閣。閣之後有殿。供碑摹至聖先師像。透

迤而西。山徑盤曲。數十武外。有舫式屋。顏曰載道。有軒。顏曰表裏洞然。再西有亭。翼然而湖。顏曰玩心

高明。皆巡撫朱公軾所題也。後督撫李公衛重葺書院。改亭額曰觀風偶憩。亭外左湖右江。高城環帶。奇石林立。雜植松。柏。桐

桂。梅。杏。桃。李。諸花木。掩映山谷間。隨在可暢襟懷。每歲延山長課高才士于中。置產以資膏火。肄業諸

生。先後獲雋者甚盛。雍正十一年。欽賜帑金一千兩。增置腴產以充公用。

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切。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

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徐精象數也。按先生名復。賜號冲晦處士。身窗炎。撰錄。

釋智融。俗姓邢。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靈

隱寺。人不知其能。畫山中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踢蛇而擊其尾。蛇患頓除。攻媿集。

萬松嶺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陳露坐納涼。忽見黃衣卒率領三人。自北而南。



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既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俯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蓋時四鼓。行人久絕。陳甚異之。次日聞劉家犬夜生三子。陳語其所見于劉。劉育之至長。每呼彥通。則一犬奔走而前。蓋卽衣金紫者之後身也。縣志

宋開禧四年春三月四日。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火。延燒萬松嶺等處。縣志

南渡雖曰偏安。而都城風物之盛。實不減東京。卽舉一事可見其大槩。趙從善尹京日。宦官欲窘之。值兩宮幸聚景園。索火炬三千甚急。從善命諸瓦子伎館。取所有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纏之。繫於萬松嶺一路松樹上。爲燎火。登時照耀有如白日。

方家峪有劉婕妤寺。內一泉自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池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人稱夏國舅。一日至寺見之。謂張書未工。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幸寺中。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仍用孝祥書。四朝聞見錄

宋有寧遠阡。太學生死而無歸者。皆葬于此。在方家峪梯子嶺下。國子司業王良爲之撰記。成化杭州府志

茶坊嶺轉西而南。進方家峪。宋忠節徐公墓在焉。公諱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元兵入境。少帝北行。公與其子鄉貢士琦。日崧。女元娘。具酒餼。告岳武穆王祠。以死自誓。歸登樓。去梯。聚書四周。縱火自焚。僕人撲滅救之。翌日死井中。尸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殯之。金牛僧舍。益王立于

福州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後十年，同舍生劉汝均等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私謚忠節。明萬曆四十年，宗人展拓之爲祠宇。鼎革來，荒廢久矣。予老邁，足弱不能行，望宗人之賢者，詳考所葬之地，樹墓碑以表之，庶幾不至湮滅。

鐘按湖志：方家峪口舊有廣教院，今久廢。無所謂廣嚴院。而城中金剛嶺上舊有廣嚴院，忠節墓在方家峪口，是在舊廣教院側也。嚴字似誤。

長橋相傳舊在白蓮洲，橋截湖面，水口甚闊，橋分三門，長亘里許，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旁植桃柳，與蘇堤白堤爭勝。後浸淫填徙，兩涯皆民居矣。其南則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雨甚則侵濁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萬曆壬寅，虞司勳構亭于橋上，孫內監增構元武殿于橋畔，殿後西北沙灘若干，萬歷閒民梁元浚池，淳蓄以水息供脩殿之費。董嗣臬長橋晚步詩云：南港虛名駕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欄干外，玉抹烟屏鷺一行。

陶師兒，淳熙初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相眷戀，爲惡姆所閒。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哀之。其所乘舟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士女駢闐，舟發如蟻，有少年欲買舟一遊，會日已亭午，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少年笑曰：大

佳大佳。正欲得此。卽具杯酌。遍遊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傳之。殆無虛日。湖志

餘

長橋以王生師兒事。俗稱雙投橋。元時馮士頤竹枝詞曰。鷓鴣鴻鴻日相從。好個南峯與北峯。再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吳禮之字子和。錢唐人。著順受老人詞五卷。內弔王生一首。調寄霜天曉角。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痴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南宋鄭起。字叔起。號菊山。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後挈家居吳門。按菊山先生。卽鄭所南思肖父也。余有蕞山溪詞云。西風野水。認得長橋路。亂竹小園牆。是當年。高人流寓。滿城車馬。從不到山前。春一度。秋一度。白首隨朝暮。○水南半隱。妙有柴桑趣。滄海忽揚塵。問誰知。畫蘭人父。草屨藤杖。今日我來尋。東又雨。西又雨。幾處牛羊渡。

案所南撰菊山翁家傳。其略云。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于湧金門外。朝廷忽誅清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有南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敗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憲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廣布耳目。吏卒于長所居左右。密物色。至于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

孫先生逢吉。字衡山。仁和人。少喜讀書。不治生產。家日貧。妻子相繼沒。先生無聊。因注易書。每卦取先儒

之說而參之以己意。窮極變化。仍不越民彝物則之中。名曰大易天人會通。趙中丞士麟撫浙時。朔望與諸生講學於明倫堂。先生攜首卷就正之。中丞大加歎賞。願以五百金爲先生壽。購有此書。先生以爲發金爲我刻書則可。欲我售則不可。袖書而歸。子然一身。無所棲止。寄寓長橋姚氏。自晨至暮。注解不倦。久之姚氏意怠。致起居不能自適。病脾泄而終。年八十有八。所注易計百餘卷。病劇時。付子友蔣雪樵弄藏。今在雪樵處。予謂先生不事生產。不顧妻孥。孜孜以著書爲樂。則其中必有所自得者。世人豈知其故耶。且不貪中丞之金。而甘窮餓以死。誠可謂樂天知命。非君子不能也。

地之盛衰。信有其理。亦有由盛而衰。衰而盛者。此氣之循環也。長橋一隅之地。前明隆萬時。居民稠密。至

葛司農寅亮。虞司勳淳熙。兩家鼎盛。一在橋東。一在橋西。當事者出郭投謁。冠蓋相望於道。後司農捨

宅爲寺。即魯度菴。司勳子姓。亦移家入城。地遂寥落。予有度親菴詩云。西郊南去水烟重。脩竹沿門路可

從。捨宅舊聞王逸少。棄家今見葛司農。殿前寶鐸驚栖鴿。屋後長橋隱臥龍。試向淥池還徙倚。屏山遙接數聲鐘。

葛司農襁褓時。生母已亡。大母妬甚。將不利于孺子。其父再三保護之。始得長成讀書。後中萬歷庚子解元。辛丑成進士。官至司農。念罔極之恩。無以報。遂捨宅爲菴。名曰度親菴。後加一普字。欲其無所不度也。其地前臨大池。水光澄碧。池外竹林映帶。後則環以長橋之水。爲住宅最佳。康熙間。菴僧不戒於火。佛殿寮舍。悉成焦土。僅留山門無恙。

虞長孺祖母年三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三人換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

須臾俱入月中矣快耳堂沒錄

楊郡王上船亭靈應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紫霄宮廡院寶成院興福院永隆院慧光尼菴張循王府建省馬院船

步內有正覺超化二院寶德寺希夷道堂武林舊事以上諸舊蹟皆在長橋附近今皆莫攷矣

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為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名

勝景有許開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采芳堂豁望堂矜

春堂鮮霞堂忘機堂眠香堂堆錦堂紅香堂又有遠塵幽翠多稼晚節寒香等亭秀石為山內作十樣

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曰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

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尙可尋斷碑空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枒樹當日人疑是水沈武林舊事慶樂園

即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臥荆棘中猶存古桂百餘株裝塘詩話

真珠園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在張循王府武林舊事

案真珠園張循王別墅也相傳在雷峯塔之陰內有泉迸出纍纍如貫珠官庫取以釀酒今不可問矣

予昨過蓬萊院山僧汲水煮茶味甚甘詢所汲處曰園外一小泉耳因思董嗣杲題真珠泉詩別有雷

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得非此水乎因賦詩曰蓬萊樓閣已荒蕪獨喜名泉尙未枯誰向石間披

草莽我從杖底得真珠一杯玉液難消受半夜天漿信有無還問御松亭在否黃皮塔外暮雲孤

甘園、宋內侍甘昇園也。一名湖曲園。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武林舊事

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武林舊事

小蓬萊、甘園之一景也。明季爲黃貞父汝亨學使別業。扁曰寓林。飛樓窈窕。湖山俱在檻底。石徑之側。有

垂絲海棠一樹。花時予必過其下。持杯小坐。紅露沾衣。殊多幽趣。今數易其主。且遭火焚。俗僧與旗厮

相鬪。不足觀矣。陳章侯洪綬有詩題云：亢老飲予于黃貞父先生園。賦此。黃園何以寓林名。令我沈思

澹世情。已悟浮生如泡影。不知何事戀朝榮。畫船良友秋湖約。冷雨香風烟水行。賦得數詩人未醉。主人可喜是吾兄。

宋時園亭之勝。在湖南者。如長橋則有慶樂。淨慈寺南則有翠芳。雷峯塔寺前則有張循王真珠園。塔後有韓相國勝景園。甘內侍湖曲園。及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塔之下又有小湖。南山南屏諸園。方家峪劉寺園。臺榭亭閣。名花奇石。照映湖山。侈靡極矣。時當南渡之後。君臣耽于游衍。畏言兵革。宜乎恢復不成。終于偏安而已。

藕花居。爲楊復初住處。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沖賦漁家傲詞以祝之曰：採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著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明洪武初。淨慈寺僧廣衍。以博學徵脩大典。歸老于此。

藕花居故址。今爲高墳。高諱儀。明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錢唐人。捐館後。崇恩諭葬。因卽藕花居僧舍造墓。李式瑚詩云。受遺宰相有文端。畫室功名麟閣看。天子披衣臨玉几。春卿講席在金鑾。青山路僻行人少。紅藕花開宿草殘。五畝旣荒墳不守。羊曇何日淚能乾。

相傳昔有粵人卓小仙者。寓此文端會訪之。卓曰。汝臥此。初不解。逮葬。其言始驗。李中丞天竈之遇禍。卓亦先知之。卓後尸解于三聖橋。後有人遊粵。復遇之。曰。爲我寄聲武林諸公。各自珍重云。縣志

屠隆弔藕花居詩云。落日荒村宰相墳。大湖千頃浸涼雲。藕花風斷菱歌起。水濺青天白練裙。

飛仙里。在長橋。相傳宋時有濟南李芟者。字定國。寓邑營授徒。嘗詣淨慈。過長橋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劇笋。芟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詣淨慈禮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卽身輕貌妍。不復飲食。僕駭之。語其兄莫。莫至。則去遊茅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數年。惟留繪像而已。縣志

鄒之嶧。字孟陽。錢唐人。住杭城薦橋東山街。以財雄于里中。有別業在河渚。又雷峯之陽。有書室名遯園。亦名小築。取杜詩畏人成小築意。鼎革後。已鞠爲茂草矣。

徐立之。學老子。隱雷峯。自比冥鴻霧豹。又有劉蓑衣者。築希夷道堂於峯下。縣志

閻蓬頭。居雷峯最久。客沐浴。暑坐溺缶。出而暴之。無穢氣。勸人行陰隲事。與巨公遊。且築巨麗宮觀。一日坐逝。吳毛百戶家。百日猶生。嘗作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縣志

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一名中峯。又名迴峯。○鐘案舊志。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

黃皮。遂謗為黃皮塔。山頂有通元亭。望湖樓。武林舊事。後遭火焚。志稱明嘉靖中倭寇犯杭。疑四面闌楯鈴

鐸皆無有矣。幸磚甃堅固。至今巍然屹峙。風雨不能損壞。毛稚黃先生戲作一聯云。湖水生波。西子笑

成風。皴臉。雷峯失火。南屏燒出癩梨頭。

錢王增築羅城。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又曰西泊。於錢唐湖直至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大都涵水即

西關也。七條類

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小窗日記

僧問石。法名超直。鄞縣陳氏子。年二十餘。有出家之志。來錢唐。薙髮於湖南之白蓮洲。即今留錫菴也。受

老僧虛舟付囑。常機敏捷。不待棒喝。鋒鏘早露。性慨爽。善談諧。不拘小節。少時未嘗讀書。後得定力。輒

能解卷帙之蘊。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至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皂隸葉雲。侍者冠玉。○鐘案

一姓羅。一姓楊。詳補志張墓一條。同死焉。石公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與予對湖而居。刺舟來往無虛日。賦詩多愜

懽之氣。不可以格律繩之。與四明萬充宗、董巽、王白民及錢唐查漢中兄弟。竝稱至好。乙卯三月。忽

自經。菴僧來報。予急往視。見其立化於臥榻之側。大書案上曰。斬斷葛藤。斬斷葛藤。八字而已。僧言先

一夕取平日交朋往還手札悉焚之。曰。我向平湖去。廿年當復來。白蓮千百朵。知為阿誰開。此外無他

語。昔宋僧仲殊居錢唐。與東坡友善。於崇寧間忽上堂說法。隨掩方丈。自經。豈坐脫立亡。浮屠之常不



足怪耶。

李秋森聖芝嘉定人。長蘅先生令子也。與石公交善。嘗在白蓮洲。屢過寒舍。賦詩贈予云。乘興移孤筮。開吟徧六橋。得逢城北彥。却在水南寮。白雪矜高唱。青雲得久要。俗情都略盡。不在報瓊瑤。予酬之云。君是名家子。胡爲此路隅。人言青鷺驚。自笑白髭鬚。學劍固無術。爲僧亦太孤。眼前搆弱息。得似鳳凰無。時秋森攜少子客菴中。久之返。城未幾石公死。遂不復見。

附秋森過白蓮洲省問石和尚詩。匣劍囊書扣短籬。倦遊踪跡故人知。風塵天地雙魚斷。冰雪關河一棹遲。翠竹到門逢彼美。明湖入望見吾師。愁來坐聽疎鐘響。正是梅黃月白時。飄零詞賦愧登臨。支遁猶容共入林。楊柳年華言下駛。烟波人世望中深。未能彈指消塵劫。且共燒燈照此心。微雨小窗孤塔聳。一爐香細夜沈沈。

張砥中。

台柱

錢唐人家。住白蓮洲側。少時喜大言。力能挽三百鈞弓。臨文絕不苦思。而藁已脫手。尤工填詞。著有洗鉛詞數百首。語多香豔。而亦有沈著考練之處。師事沈東江。諱與洪稗畦齊名。甲寅從軍。授招撫教諭。職銜總督姚憂菴雅推重之。旋以不檢被斥。中年游俠江淮。踪跡靡定。後入婺州太守幕。挾其家人而竄。邏者捕得之。置獄中年餘。撰萬人敵。八寶刀。樂府數種。中丞金公。諱憐其才。將釋之。乃婺州使君忽爲家奴所弑。復牽張入案。未幾遇恩赦。得放還。適金中丞被論。張念舊德。號聚都人士投詞督撫。懇其疏留。會怨家官於都門者。聞張漏網。遂囑法司行文浙省。凡罪囚內似可援赦而情有可惡。

者仍行正法。一日張正在友人所小飲。收者至。纒首於錢唐門外。臨刑賦滿江紅一闋。有一失足時無可悔。再回頭處如何是之句。蓋狂而無行。臨死自悔。殆無及矣。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建。爲五山十刹之一。宋時稱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峯曰慧日。舊名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寧壽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等額。梁貞明時大鐵鍋存焉。畫壁作五十三參等相。寺後菴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

萬工池。在寺門外。志稱宋建炎以前。屢遭回祿。有善青鳥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僧宗本乃募化爲此。用力者萬人。故名萬工池。先兄映川先生有詩曰。功德池開對梵宮。萬人力與五丁同。試從北極收真氣。永注南屏制祝融。竹閣晴薰春藻綠。雷峯倒影夕陽紅。若將西岸筩籬拆。便可明湖一棹通。向來湖舫俱泊藕花居。遊人登岸步行。必里許方達寺。近年總督李公衛清理水道。豪強不得侵佔。故船可直達萬工池之側。一舉足便及寺門。頗與詩意合也。

淨慈寺向有喬松脩竹。望之鬱然深秀。自嘉靖三十二年烏夷犯境。巡撫胡公宗憲統率軍民出城禦敵。於湖墅被戮數千人。復移廣西。山東。湖廣。及括蒼。精卒共萬餘。屯劄臨湖大刹。而淨慈亦屯三千人。皆狼兵也。於是禪房變爲營寨。僧徒竄伏林莽。戎馬紛紜。鉦鼓喧雜者幾十年。始獲討平。以致松竹斫伐殆盡。

神運井在香積廚泉甚甘冽其下縱橫約二丈餘引汲不竭宋嘉定時有六甲神嘗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名相傳其脈與江通又名通江

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年寒食朝廷望祭西京諸陵鶴林玉露予有詩云祭殿門開竹柏陰年年寒食遣官

臨九天弓劍烟沙隔半壁河山涕淚深魂在蒼梧舍別怨血流杜宇是何心一杯春酒空三獻落盡棠梨直至今蓋當時未嘗親祭故云遣官高廟之倦勤可見矣

永明壽禪師餘杭王氏子幼不茹葷持法華七行俱下羣羊爲之跪聽年二十八爲縣庫吏屢以庫錢買魚蝦等物放生事露坐死領赴市曹文穆王感神人之夢而釋之遂禮翠巖爲師尋往天台習定斥鷃巢衣襟中定起謂韶國師密授元旨廣順二年住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贈號智覺開寶三年春奉詔建六和塔於月輪山以鎮江湖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又詩偈賦詠几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王遣使齎書敍弟子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藻罐等物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二十六日跏趺於大慈山宋太宗賜寧壽額追謚宗照大師至明萬歷癸巳郡醫包氏窆母徒師骨於穢處在舊穴之東有青烏吳生知其故告於銓部虞公淳熙虞轉告住持性蓮乙巳冬師之法孫大壑聞蓮述其事悲憤交集賂守者金氏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一盂丁未六月十二日壑復與虞同往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樁復收骨一盂入寺於是祭酒陶望

齡、儀部黃汝亨、雲棲釋株宏、與壑擇於寺後慧日閣貯宗鏡錄處起塔藏之。方伯吳用先爲銘。太史董其昌爲額。銓部虞淳熙、儀部黃汝亨、錢唐令聶心湯爲志。爲記。爲題碑陰。當事皆捐金助理。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八日告成。至本朝康熙初年。豁堂巖復徙於山門之右。議者以爲前人已成之業。一旦更張。未免多事。雍正十一年。奉上諭。佛教自達摩西來。闡揚宗旨。濟拔羣迷。利益衆生。福田慧果。曹溪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內典。深明此事。歷覽古來名僧言論。宋初永明壽智覺禪師。實爲出類拔萃。其所著惟心談心賦。宗鏡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篤論。與後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朕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禪師可謂曹溪以後善知識中傑出之人。著加封妙圓正脩智覺禪師。因念禪師生宋時。居杭之慧日。開堂說法。其寺爲今之淨慈。今寺內僧徒。未知仍舊供養禪師法相與否。現在承其支派者何人。著地方官竝行詳查。如香火已廢。著爲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禮。香燈供養。其支派如已無人。具摺聞。朕酌量擇人承嗣。其塔院現在何處。亦著查明脩理。

豁堂畧著有谷鳴彩雲同凡諸集。詩與尺牘。俱秀整有別致。可與皎然齊。已輩竝稱。書畫亦古雅淡遠。不落時蹊。毛馳黃先生與之往還。其南屏感懷之作云。慧日峯頭坐晚烟。豁公會話舊因緣。避人自寫雷峯樹。送我常過杖錫泉。方丈草枯看蝶化。洞門雲黑護龍眠。祇因未證無生果。猶對斜陽歎逝川。予亦有題豁堂畫一絕云。誰似南屏老筆頭。閒吟閒寫坐經樓。只今斷墨無尋處。賸得雷峯幾樹秋。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屏萬峯最久。即今兩花

閩有詩云。占斷南屏景是也。閒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之於南屏。一元臥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語。文憲益重之。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與錢唐田汝成交莫逆。嘉靖中來遊湖上。寓南屏最久。自稱五岳山

人。湖山之勝。足跡殆遍。二條俱見舊志。

邵墳在南屏之原。法因寺舊基也。孝惠皇太后於天順庚辰以杭人選入內庭。侍憲皇。誕育興獻及岐惠。

雍靖二王。後世宗入統。追封太后父邵林爲昌化伯。母楊氏爲夫人。嘉靖十九年。勅葬於此。賜帑銀五

萬餘兩。營建墳墓。起發祥祠祀之。備極一時之盛。康熙辛巳。盜入塚中。止及外層。爲行人所覺。驚散。地

方開于官時。邑侯王公毓美親至。踢看。命掩其穴。近聞卽邵氏之裔。不肖者爲之。非他人也。但此地地

勢卑下。遇霖雨。輒山水充積。地之最不得氣者。不知當日何以用此。

聞故老云。太后爲貴妃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人。卽命內監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

眷是天長寺僧。訪之便知所在。蓋門眷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凶喪。其僧到門誦經。所謂應副長老是也。

人家歷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至是如其言訪之。果得。

邵喜昌化人。父林。寓杭州。卽孝惠太后之父也。太后入宮爲貴妃。生獻皇帝。及岐、雍、二王。喜歷陞錦衣衛

指揮使。嘉靖初。尊太妃爲皇太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明年卒。諡榮和。子蕙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

爭嗣。下吏部議。胡世憲請停其封爵。上特令杰嗣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吾學

南屏山以其開展如屏故名。其石色蒼翠，峯巒奇秀，爲湖上諸峯之冠。予平日無事，輒流連於此，不忍去。近年有方外友亦諳卓錫山椒，予每過訪，與之凭闌眺望，大湖在目，長隄直走禪榻之下，遙青一抹，大滌隱然，誠勝地也。自恨家累繁多，未能拋棄，何時收拾身心，投老空山，焚一瓣香，酌一瓢水，豈非快事。曾曉光如晦，遊南屏詩：手折蓮花結淨因，南屏洞壑可爲鄰。傷心何日沈樓櫓，屈指今年又甲辰。鑄錯空勞六州鐵，投竿難覓五湖蓴。袈裟染盡無窮淚，滿地蓬蒿不見春。自注：雲南人，年八十有二。雍正二年行脚來湖上，題此。予在南屏御碑亭上見此詩，記而錄之，終莫測僧爲何如人也。

龍門菴在南屏之原，結構雖小而幽，花弱草與風幢映帶，稱精藍焉。予有詩云：龍門菴在南屏下，傍水開雲作道場。幾樹寒梅依古佛，一聲清響送斜陽。坐看鷗鳥來還去，笑說桑田熟又荒。門外孤墳春草綠，禪師何不奠椒漿。

壑菴在南屏下，向爲方外西吾之居。西吾名道衡，字方平，虞山李氏子。薙髮武林，託跡於此。貴遊子時來借寓，心厭之，遂焚菴而去。已復來，手葺茅篷，獨處於內。門外小橋橫以獨木，渡則撤去，不通人跡。後爲怨家據有其地，今則爲汪氏別業，人稱賽西湖焉。

壑菴後山半有石壁，上鐫家人卦樂記篇及中庸道不遠人一章，皆隸書，筆甚古。相傳爲司馬溫公書。詳見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其前三生石三字，又有字三行在下，曰南屏之假白石巍巍，上有丹崖，下有琴臺，彌天禪師優哉游哉，勒銘石壑。庶播將來，至正甲午仲夏，吳興周昌書於南屏石壁。

蓮花洞在南屏之麓。洞口有居然亭。嘉靖癸巳。閩人洪珠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寺。刑部照磨張文仁建此以居之。今廢。石上有詩。字跡剝落。細加搜剔始辨之。云。忽忽南遷又北征。恍然夢裏是生平。飛騰自合同雲鳥。流落猶憐有姓名。老去壯心終不改。年來華髮半多更。山青雲白歸何日。慙對西湖月滿城。後書時守杭方四月。奉改調命。當北上。息此數日。嘉靖十四年仲春既望。閩山丁洪識。

南屏山下有白鷺居。邵氏之別業也。當年最稱幽曠。鼎革後毀廢無存矣。朱大復長春有秋客西湖白鷺居雜詩。頗多冷雋。附存之。

客僻人無事。林深雲亦閒。悠然西湖曲。坐對南屏山。日下牛羊靜。風邊魚鳥還。高城喧水市。此地是邨灣。窗立王妃塔。門迎學士橋。曉烟籠岸口。夕景抱山腰。樹密重陰合。波香冷翠漂。坐吟如畫裏。秋興日蕭蕭。散酒還登閣。看花亦過汀。澹雲歸古蕩。遠雨落臯亭。掠草霜鷹黑。衝波水鬣青。客愁常對此。日飲不須醒。麓深雲有潤。沙僻水無波。萬木秋陰滿。空山夜響多。漸窮幽壑趣。頻喚野人過。白月清川裏。攜杯坐嘯歌。柳下眠孤石。沙頭繫小船。閒隨鷗泛泛。坐看月娟娟。鄰舍除魚賤。方塘採藕鮮。園人供土物。正與野情便。山蟲旣已楚。湖雁豈堪聞。落日當虛閣。含愁對白雲。秋風常苦病。晚歲更懷君。今夜迴峰雨。鐙前木葉紛。今朝斗酒會。小棹野船來。錦樹陰冰簟。高花照玉杯。筍挑山底出。菱採浦頭回。何以酬嘉主。題詩記石臺。曲水城隅外。荒途人跡疎。良朋能好我。載酒屢停車。謝客遊多興。阮公囊久虛。高情逢地主。清賞日常餘。秋日蕩湖水。湖中波似霞。游童喧晚棹。浣女弄晴沙。野葛籠

花樹浮萍匝釣杳。所過無地主。隨處是吾家。花宮林外隱。金刹霧中開。樵子穿雲入。經僧渡水來。我遊貧陟險。乘興屢登臺。一往有深趣。扁舟常夜回。臨山復臨水。時醉亦時歌。但畏清樽盡。休虛白日過。殘流落寒石。枯葉散霜柯。對此忽秋老。不娛今柰何。秋山尋不了。風雨興仍孤。征袂淒遊客。歸心急病夫。詩牋別故主。行李渡西湖。雲閣雷峯下。還來許借無。

予友趙瑾叔。瑜錢唐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擅填詞。撰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與洪稗畦齊名。中年喜作釋氏裝。自稱繡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冑俯仰於人。家雖貧。泊如也。記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扣門聲甚急。啓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公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畏風。辭之。瑾叔遂獨行。抵暮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闕見示。音調悽惋。真有情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今錄趙作於後。

山羊坡。誰繪就河陽圖畫。却向這西湖懸挂。怪宵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攀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鸚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烟沙嫁玉嬌。不返家。

皂羅袍。十里虹橋緊跨。總拋開旖旎。掃盡繁華。長隄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踢。珠零玉碎。蘭舟漫擗。紅愁紫怨。春醪慢賒。淚蘇蘇。怎禁得千行下。

解三。貴客來。辜負了軒車駟馬。富家來。消停起檀板琵琶。才子來。詩成空返元都駕。美人來。休認做玉



眞家。緇流來。何曾悟得三摩義。羽士來。未必燒成九轉砂。有一種狂逞輩。痴呆煞。肚皮裏惟知飲啖。耳  
朵裏只聽喧嘩。

玉胞 肚 吾心牽惹。急孜孜憐花惜花。把一盃澆向花前。花知道。可能鑒咱日之夕矣。不歸家。恨不得坐到  
黃昏再哭他。

皂角 兒犯 六朝春。總樹虛花。三月景。一番閒話。說甚麼絳雪胡麻。想都是塵埃野馬。沒相干。拋開罷。眼乜斜。  
枝頭還剩一些些。風休刮。雨莫加。殘春尙值千金價。

尾 人生難得長蕭灑。費幾杯浪酒與閒茶。你看宋苑秦亭。又增一番新綠也。

紫珊先生大隱湖濱。撫拾生平聞見爲此編。亦田叔禾游覽志、陸雲士湖壩雜記之亞也。南山路勝遊軼事。所載甚詳。競秀爭流。一重一掩。後之志西湖者必有取材矣。丁未中秋日。松陵楊復吉識。



清波小志補

陳景鐘輯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清波小志補

錢唐陳景鐘儿山輯

學士港。據游覽志。謂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出錢湖門。委輸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兩派。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後人譌爲學士港。然宋時咸淳志。夢梁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繫。遂爲西湖十景之一。不可謂無據也。新修湖志。

學士港在清波門外。相傳宋時有學士家此。故名。杭州府志。

學士橋內外兩條。疊石爲脚。橫石版於上。以渡人。非環橋也。故湖舟大者皆泊湧金。錢唐門外不能入港。乾隆辛酉春正月。雪消水長。初旬時。有城內王姓人乘舟掃墓回。因船篷略高。進橋有礙。王立船頭。以手託橋。令船下。而橋以年久欲壞。有大石隨之而下。王爲石壓致斃。里人醵金重修之。

余至杭。創一小圃。在清波門外。是圃爲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名。著清風集。方勺泊宅編。

仇山村園。出清波門僅數十武。逼近城垣。寬十餘畝。土人至今稱仇家園。悉成桑圃菜畦。而土獨宜苒。當晚春初出時。有司每購此園所產。獻新於臺司。富室亦爭以先嘗爲勝。往往價等於肉。予有過仇園詩云。詩客園林久已荒。古城煙草鎖斜陽。城邊十畝青泥地。苦棟風吹苒菜香。七修類稿載山村閒居十詠。附誌之。

塔前紫蔓金絲草。籬角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消歇。春留富貴與詩家。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疎疎。飛蚊盡逐南風去。父子燈前共讀書。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看蜻蜒蚊蝶飛。鷲花韋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罷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隨飛絮過南樓。烏鵲喧啾未肯棲。狂風吹樹影迷離。屋邊尙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棋。風挾濃雲起礮車。拍窗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花。新竹脩脩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受。却入西山看夕陽。翠袖佳人倚暮寒。霜禽踢破玉闌干。空山月落春風換。且作羅浮夢裏看。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珠簾玉柵綺羅叢。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黃雲山房。在學士巷。徐紫珊老人隱居所也。屋前有古井。井上銀杏一本。大數抱。直幹疎枝。鬱然蒼秀。相傳爲南宋時物。每霜風初厲。落葉堆塔。老人乃以黃雪名齋焉。齋中一榻一几。插架皆書。老人暮年以足病。鍵戶不出。約十稔。未嘗一日輟丹黃。暇卽吟小詩。或譜詩。餘以自適。客有過之。輒據榻雄談。上下今古。娓娓無倦色。乾隆庚申。壽八十有五。以疾卒於山房。

田守廬住南屏。老人聞其名。以足疾不克過訪。乾隆己未。予與里中趙湖友。莫柳亭。等買舟於學士橋頭。邀守廬與老人相晤。舟中一見歡甚。是日梅雨潏潏。湖上諸峰。吞吐煙霧中。絕似南宮潑墨畫。兩先生作西湖雨汎詩。同人和之。予次日做元人筆法。繪爲圖。紫珊老人製序冠首。集同人詩爲小冊。

藏於家。越明年夏六月，守廬辭世。甫一月，而紫珊先生亦卒。勝事不常，老成凋謝，每一念及，不禁感慨繫之。

錢王祠在清波門外沿城而北半里許。祠面湖。雍正五年，勅封誠應武肅王。督臣李公衛飭屬員重建。祠前表以石楔，題曰功德坊。正殿之前，構堂三楹，恭奉聖祖御書保障東南四大字石碑。頭門內向有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記。明嘉靖二十九年庚申夏六月，知杭州府閩人陳公柯重募上石者。年遠碑臥土中，內闕二十六字。李公復爲扶立。又於錢王裔孫家借得古搨完本，命仁和諸生程玉立清標鈎勒小碑樹其側，使摹榻者得復舊觀。

厲樊榭鶚功德崇坊詩云：吳越聲名迥莫齊，天書新降武都泥。崢嶸重見龍山觀，嵐嶽猶存玉局碑。夾岸雲霞烘畫壁，滿湖風雨捲靈旗。艤舟小住垂楊下，願採香蘋薦一卮。

柳浪聞興景亭與錢王祠比屋。內有水榭，雜蒔花藥。池內種蓮，頗稱幽勝。乾隆甲子，督糧道程公光鉅重修。增建聞鸞閣於門左，八窗玲瓏，垂楊拂檻，俯瞰澄湖，如窺明鏡。乙丑，予自燕京歸里，偕蘇孝廉白莫秀才杭於七夕前一日，坐聞鸞閣，分韻詩云：宿雨滌炎暑，清氣滿林薄。偕我素心人，徐步出西郭。水芝露香須，晴煙漾日脚。陰陰拂頭柳，寂寂憑虛閣。林鶯久無聲，秋燕撲簾幙。頻年逐風塵，尋山負夙約。倦遊息勞機，適意避喧濁。小坐亦復佳，何必聘諧諠。秋風吹暮雲，星河已絡角。

柳洲亭，豐樂樓舊址也。爲宋時酒庫八樓之一。絕妙好詞載韓偓浪淘沙一闕云：裙色草初青，鴨鴨波輕。

試花霏雨溼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喚瑤箏。○艇子憶逢迎。依舊多情。朱門只合鎖娉婷。却逐彩雲歸去路。香陌春城。

袁文玉喜山澤游。築室柳洲。亭右露桃煙柳閒。每愛獨行堤畔。比遊人出。則負杖回。惡聞簫鼓聲。嘗誦左

思詩。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百有一歲。猶強飯健行。嬰鑠也。

新修湖志

先生裔孫宏譽。字伊望。康熙中

成武進士。今居清波門內。鐵冶嶺下。門懸百年人瑞扁。其柳洲亭右之故居。已不可問矣。

小瀛洲。明會稽商周祚別墅。陶望齡顏其門曰小瀛洲。聯曰夕陽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進內爲

樓外樓也。宜閣。天水閣集

紫舊志。樓外樓。爲山陰祁氏別業。又商景蘭有剩園詩。爲中丞祁彪佳作。想樓外樓卽剩園中樓也。今久廢。莫可考矣。

放生池。本名水心寺。石晉天福間建。錢忠懿王時。有僧紹巖誦經寺中。忽蓮花七本生於庭。陸宋大中祥

符時。賜額水心保寧寺。元豐三年。樞密使林希建思白堂於寺內。以誌景仰樂天之意。堂前有好生亭。

郡人多放生於此。郡守沈文通命曰好生。陸蓮萁後人又卽此建德生堂。參考各志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幸。十景俱錫宸翰。有司建三潭印月景亭於池上。以奉御碑。列小石塔

三座於湖中。以表其名云。

錢家灣。南渡時有周元公祠。久廢。康熙四十一年。周氏裔孫具呈於督學。受考姜公禮。請復之。姜批允檄



有司重建。雍正九年，督院李公衛復修。予有謁元公祠詩云：想像襟期尚儼然，空庭煙草正芊緜。秋蘋薦罷月初上，拂面晚風吹白蓮。

錢湖門外宋時有惠照齋宮，與昭慶俱爲朝廷祭祀之所。惠照有壇殿，有燎壇。夏至日祭皇地祇，立夏日

祭熒惑，立秋日祭白帝，旁爲致齋閣子。新修湖志

富覽園在萬松嶺，王氏別業。都城紀勝

陳旦，宋國子監助教，自宣城徙居杭之萬松嶺。宋濂撰陳旦墓碣

敷文書院，自蝶園徐公元請額後，乾隆四年，賜湖山萃秀四大字，勒石堂上。

僧德修，錢唐人，寓方家峪茶亭，薙髮後，習靜北山，面壁二十年。康熙七年元宵日，自沐浴說偈曰：無拘無束，不與形役，逍遙自在。正月十六，入龕趺坐，火自內出，頃刻而化。新修湖志

案此僧自焚事，徐先生小志中已載，但遺其名與出家始末。今湖志收入，誤六年爲七年。徐先生記此歲爲丁未，丁未實六年也。又前云元宵日說偈，而偈又云正月十六，自相謬戾，不如小志之實也。偈語亦小異。

方家峪有張宣公祠，祠向在尉司下扇里。明萬曆甲辰，張氏裔孫移建今所。崇禎丁丑，邑人吳太沖撰張祠後記。

峪口舊有廣教院，今久圯。按宋咸淳臨安志，太平興國二年，錢鄧王建，舊額香刹。治平二年，改今額，內有

小南屏山。怪石玲瓏。亦類屏障。側有草衣菴。吳秋小南屏宿草衣菴詩。病後便支枕。山堂夜覺長。樹繁  
捎急雨。草長暗焚香。林鳥先羣動。龕鐙定佛光。何當續殘夢。重憩贊公房。新修湖志

方家峪寶藏院後有古井。俗名烏龍井。咸淳志

南山方家峪有華津洞。在土神靈固廟後。頗高曠雅潔。中有水泉。予與客觴其中。樂之。按舊志。華津洞在  
趙冀王府園。意此是也。甲午之秋。再往遊焉。直抵山麓。有洞。上刻華津洞三字。字徑尺餘。殆宋人書。乃  
知昔乃洞門也。土人云。舊有水直通前洞。近因開地。人置土。其中遂塞。嗟惋久之。四湖塵談

方家峪鳳山之陰。巖內有觀音石像。人稱觀音洞。前有禪室數楹。洞旁古藤一本。狀若老蛟。蟠曲石壁。結  
子似豬腰子而小。俗名鬼見怕。取至小者以銀飾之。為小兒佩。云可辟邪。舊志載宋秦觀觀音洞詩。匹  
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蹋煙霞。普陀風景差相依。只欠潮音小白花。

案淨慈寺志。觀音洞下有瑞應泉。予內子劉氏墳正在洞下。墳之右有泉濺濺。出石罅中。注小溪。繞墳  
而下。清冽甘美。大旱不竭。方家峪之田。資其灌溉。想即此泉也。

自清波折而南為筆架山。游覽志

長橋側。宋時有朱孃酒店。水心集朱孃曲云。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孃酒店相為鄰。自言三世充拍戶。官拋

萬斛嗟長貧。南宋雜事詩注

案宋耐得翁古杭夢遊錄。宋時酒店。除官庫子脚店之外。如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菴酒店。俱謂之

拍戶。

予有長橋詩云。朱孃店外鷓鴣鳴。野步無人小艇橫。一曲雙投橋下水。春風吹雨弔王生。蓋長橋自王生與師兒同死後。人亦呼為雙投橋云。

瑞雲菴在雷峯之陰。面湖依山。境頗幽閭。康熙閒。僧遠葺建。魏志

西湖土地廟在瑞雲菴之西。雍正八年。督臣李公衛改舊祠。以祀西湖土穀之神。

雷峰北舊有上清宮。久圯。按武林舊事云。葛仙翁鍊丹舊址。道士胡瑩微始築菴。丞相鄭清之曾於此讀

書。淳祐中重建。賜上清宮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新修湖志

普寧寺在雷峯塔下。廣順元年。建號安吳寺。大中祥符中。改普寧。奉成肅皇后香火。有鐵塔一。石塔二。成

志

案武林舊事。南山瀕湖有普寧寺。且云有鐵塔一。石塔二。秦少游龍井題名。亦云。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策杖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得支徑。上風篁嶺。正其處也。今湖隄遺墟尚在。止見石塔。院宇盡毀。雖頽垣敗戶。無復存者。向非此塔。人亦何從而指擬矣。西湖歷談

雷峯塔後有淨相院。顯德三年。吳越王建。舊名瑞相。太平興國閒。改淨相院。紹熙初。重建佛殿。有無盡意

閣。娛客軒。一段奇軒。咸淳志

倪思重建淨相院佛殿記。

由雷峯之陰。竝湖而行。餘里許。有院曰淨相。背負山麓。而瞰平湖。松竹森蔚。景趣幽雅。庭有杜鵑花數本。特盛。東坡先生所爲賦詩也。予始在學館。遇勝日。或休沐。時時遊焉。常是時。院之堂宇雖備。而佛殿自建。炎燬於兵。未克修建。主僧師雅指其基。謂予曰。吾當募衆助。而鼎新之。期以某年成。果成也。君爲我記之。予雖嘉其志。許之。然意其役費巨。未必果如期能成也。自是數年。予屢膺選擢。事緒滋多。不至淨相者已久。去年春。師雅忽造門曰。曩所建殿。今成矣。許我記文。敢請予往觀焉。輪奐一新。丹雘炳煥。中塑像七。又圖畫其兩旁。皆極嚴麗。問所以能辦此者。則曰。吾立志既定。堅忍不移。隆暑祁寒。不辭勞。旬謁檀施。不憚煩。錙銖而累之。日月而積之。是以役費雖巨。而終獲如吾志。人苟有志。其何事之。不立。予於此有感焉。夫以予昔所嘗游之地。又嘉師雅之志。而有感。且重於食言。合是三者。記雖欲不作得乎。院始於周顯德閒。錢忠懿王所創。號瑞相院。至太平興國三年。改今額。宣和。中。大本禪師嘗敷法席。隆興初。右街僧錄彥觀維持。其徒甲乙相嗣。三世而至師雅。師雅。永嘉人。稟質純實。多與士大夫遊。有足嘉者。殿成於紹熙元年三月。記之刻。則二年二月也。昔龔頤正書東坡杜鵑花詩。貽主僧跋云。蘇文忠公賦此詩。逮今百餘年。雖菩提寺去此不遠。未知孰是。然此花老幹蕭疎。亦意當時物。公在穎爲詩。有醉翁行樂處。草木亦堪敬。故予於此亦云。且書以貽淨相院主僧紹原。

許及之。娛客軒詩。妙景非聲。亦非色。非色不應容粉飾。東坡妙用去虛空。大地山河等兒戲。簡齋有句。添蛇足。雨抹晴粧。要娛客。王妃塔邊淨相寺。破屋荆榛十年事。雅師辦得一片心。化出寶坊全體備。傑

開巍巍尊大士。我已名之無盡意。更拈蛇足扁東偏。與師餉客爲客地。東坡仙去可無詩。客來了此一段奇。未雨未晴還舉似。非鬼非仙竟是誰。袁說友一段奇軒詩。清詩冷閣更佳名。一段家風太瘦生。東老昔知有餘樂。西湖今可問前盟。年來倍覺青山好。老去休驚白髮更。欲識個中無盡意。挑包急急看吾行。傅伯壽和云。門外紅塵走利名。菴中白髮任浮生。羨師法窟能深入。壓我詩壇已屢盟。渺渺水光簾萬里。離離梅影雪三更。何人薦取真消息。試取瑤琴一再行。張抑和云。靈山爛漫本難名。收拾閒情付此生。出處自知無上策。往來聊欲試同盟。門多賢轍人便靜。琴鑲師堂歲幾更。六月岸巾來借榻。頻游應不禁船行。陳傅良和云。齊年兄弟更齊名。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瞻馬首。而今輸我與鷗盟。讀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霜數五更。爲問塞翁誰得失。請無一語到留行。許及之和云。一段奇軒無盡意。西湖風月契三生。只今扁榜成佳話。他日尋詩有舊盟。得失雞蟲隨日了。去來鳧雁逐時更。癡兒尙欠梅花句。已擬長歌出塞行。碑記與詩俱見咸淳志。

雷峯之下。如上清宮、普寧寺、淨相院、皆古刹也。今已基址莫考矣。乾隆戊午冬。予與柳亭、鴻雪、步迴峯之陰。竝湖而西。悉菜圃桑畦。荒邱冷厝。雖有一二漁舍禪關。亦柴扉畫掩。寂若無人。因拈一律以紀荒涼之景云。層籬蠡舍瀕湖住。拍拍西風浪捲花。野赤柏林鴉逐伴。敗黃蘆岸雁成家。地荒莫問前朝寺。煙冷空迷臥水槎。惟有斜陽千古在。危峰孤塔畫殘霞。

福城菴。在雷峯之東。人稱小蓬萊。按錢塘縣志。晉葛洪鍊丹於此。故名小蓬萊。後爲內侍甘昇園。康熙七

年戊申。天台僧燈演者。始建菴於此。名曰福城。佛殿前有海潮峯。怪石林立。中有土一窩。雍正中。桐鄉有豪富謀為壙穴。拆去佛殿。後為當事所覺。罰其重建。乃移下數十步。而海潮峯之陽。廢為菜圃矣。案舊志。小蓬萊甘園及明黃膳部之寓林。一地而異名者也。故以甘園寓林之事。附補於後。

辛亥二月望日。祭齋宮遊甘園詩。朝霏作雨連天溼。花氣熏人到骨香。四望水亭無正面。有花多處背

湖光。靜佳集。

甘園後屬謝府。內有四面堂、水閣、道院、村莊。咸淳志。

寓林在雷峯塔下。即甘園遺址。為黃公亨讀書之地。石上有宋刻青雲巖龍峰等字。公題其石名奔雲。

張遂辰有黃貞父歸老寓林同胡仲修汪然明賦寓林松健鬱蒼蒼。早謝浮榮老墨莊。借壑天然生儿

席。星河夜起落衣裳。醉眠郡郭無書札。閒坐琴尊亦野航。何必賜來湖一曲。濯纓隨地是滄浪。新修湖志。

雷峯下有泉。曰蓬萊泉。亞於虎跑。新修湖志。

今小蓬萊山門內有清池。水甚甘冽。意即此泉。

徐炳舉進士不第。隱於西湖之上。自號迴峯。迴峯即雷峯也。武林紀事。

讀書林。虞司勳別業也。黃貞父虞公墓誌略曰。公名淳熙。去官歸隱南屏迴峯下。採藥行吟。足不窺官府。

錢塘縣志。

夕照菴。在雷峯之陰。五代時顯嚴院故址。明末創有夕照菴。因宋林逋登雷峯塔詩。有幽雲夕照之句。乃

西湖十景之一也。歲久圯。康熙七年。僧如嵩重建。錢塘縣志

案顯嚴院卽塔院也。開寶中。吳越王建王妃塔。遂建院。治平中。賜額顯嚴。宣和間。兵燬。惟塔存。乾道七年。重建。後廢。

留錫菴在雷峯之北。向有白蓮寺。順治己亥。僧虛舟卽其址建菴。名曰留錫。錢塘縣志

西湖十景。南屏有其二。一曰南屏晚鐘。一曰雷峯夕照。鄭郡丞燭讀書蓮花洞下。自號蓮石散人。嘗書一

聯於殿柱云。松韻鼓笙簧。和南屏之晚鐘。清如雅奏。禪心開定慧。對雷峯之夕照。湛若明生。非久住山者不能領略到此。淨慈寺志

李長蘅愛武林山水。以鄒孟陽爲湖山主人。長蘅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山相映發。孟陽鈎簾據几。隗

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識之。長蘅爲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冊三十餘幅。孟陽所至。攜之以行。曰

長蘅與江南山水俱在吾篋中矣。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遊天台。攜臥遊冊。曰。吾挾此冊與俱。長

蘅有知。當偕我越檣溪。凌石梁耳。其寄託如此。孟陽名之嶧。世居海寧。徒錢唐之東溪。鄒之嶧墓志略

余往來西湖者十年。得同調之友六七人。鄒方回其一也。方回文弱可愛。而坦衷直腸。遇事慷慨。樂緩

急人。殆世之有心者。客歲孟陽館予於小築。子將方回。讀書於澄懷閣。輒移榻就予。商榷文藝。旁及歌

詩書畫。朝暾夕嵐。山水變幻。每命觴相對。酣飲而後已。有時載月花港。拜石紫陽。采蕪湖心。擷荷池上。

未嘗不與方回共之。李長蘅序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幸湖南淨慈寺。御製由淨慈寺經南屏諸山詩。紆山南屏路。欣隨步登來。時奉

后觀

覽。鳥飛驚玉杖。花落點經臺。邃閣聞松籟。疎籬迸竹胎。雙峯高不極。更在日雲隈。

御賜淨慈寺額并西峯二字。又御書一聯。雲開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唐人沈佺期句。又賜御書金剛經

一卷。四十六年。聖駕再幸。奉旨重修淨慈寺。四十九年。工竣。御製碑文。

蓋聞寶界三千。咸歸淨業。珍臺八萬。同證慈航。施布地之銀衣。國名舍衛。供彌天之珠樹。園號祇洹。自靈鷲西來。至玉函南渡。層軒飛閣。起鹿苑於湖山。芝蓋花旛。記伽藍於崖谷。皆爲選佛之場。實是棲真之室。杭州淨慈寺。周顯德中。締構也。宿尊入夢。殿闢永明。白足藏書。堂開宗鏡。担經錫杖。卓石上之奔泉。飯法金魚。伏亭前之寒井。南屏山色。螺翠千盤。北岸波光。琉璃百頃。高柯映戶。時來獻果之猿。修竹參霄。常見銜花之鳥。數經營於越角。已歷多年。論景致於浙江。信稱勝地。乃者僧人不戒。難返風輪。途爾像教延災。適遭火劫。禪基未續。道跡將湮。朕周覽餘杭。巡行南國。惜茲善果。結此福因。命集工徒。重葺院宇。蘭楣桂棟。出炎網而煥金繩。藻稅雕題。化崑岡而爲玉闕。巍峨琳殿。偕蓮座以俱新。璀璨瑤幢。對雷峯而竝立。飄孤山之香雪。居然花散維摩。舞方丈之長松。依舊風清羅漢。龍天護法。鬱東嶺之煙霞。獅象宣音。應西興之鐘鼓。蛟藏江浦。再聽梵音。鴿下晴空。還看瓶刹。智燈回照。顯色相於已傾。慧日高懸。鎮檀林而永固。俾下域願瞻淨土。時懷常淨之心。願羣生感化慈緣。悉發大慈之隱。用攜紫翰。述壯麗之規模。爰勒青珉。標建修之歲月。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穀旦。



世宗雍正八年。總督李衛重修山門并湖南佛國震旦靈山二坊。新修湖志

雍正五年。總督李衛開淨慈寺前河。通萬工池。建橋。題曰慶芳橋。新修湖志

乾隆癸亥。奉旨發帑重修淨慈寺。乙丑春。工竣。移羅漢堂仍歸大殿之左。殿後方丈前增建樓閣。朱闌翠

瓦。燦然一新。山門大殿。俱整飭壯麗。頓復舊觀。

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

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版。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諸俱那與其徒八百

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

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朱彝尊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今五百應真每一像前俱有木主。所書名號。想卽本高

公道素鏤版中所載也。

淨慈寺有濟顛大佛寺化緣疏墨跡。疏云。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

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嚔咳。何處更參

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鑠。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花莫稱於

莊嚴。難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著力。欲更新好。能免經營。逞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動。明珠大貝。目前

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牕。湖水倒琉璃之碧。

民間有慶。皇極無疆。淨慈寺志

淨慈寺側。舊有法性寺。顯聖律寺。空律寺。俱元末圯。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彌陀寺。大中祥符中。改法性寺。天僖五年。吳越王建顯瑞寺。治平二年四月。改顯聖律寺。咸淳志。後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天王寺。大中

祥符元年。改空律寺。紹興三年。改充朝廷祭祀齋宮。別於西南隅建院。

南屏興教寺。開寶五年。吳越王建。舊名善慶。太平興國中。改今額。舊有齊雲亭。清曠樓。皆廢。咸淳志。

楊萬里清曠樓詩。清曠樓中夕眺閒。落暉殘雨坐生寒。樓中看盡南山了。又看西湖與北山。誠齋集。

據舊志云。此寺元末已圯。今遺址已不可問。然南屏在慧日之西。非淨慈寺坐山。秀水朱竹垞彝尊南屏題名。辨之甚詳。錄之於左。

小長蘆叟艤舟雷峯之下。自塔衝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邱岑。觀磨崖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閒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俯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尙存。疑卽種金魚舊跡。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造蹟。後人於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

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厓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體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而諭請刊於石者。此王參洎詩有云。涑水厓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峯目爲南屏誤矣。戴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於壁。曝書亭集

南屏小隱。在南屏管氏別業。長水集

元劉儼有題南屏別墅圖詩云。竹裏深藏聽雪齋。花邊小築御風臺。雲嵐倒影水天迴。蒲葦有聲山雨來。內史幽情觴咏樂。右丞別業畫圖開。何時許我遊真境。埜色橋邊蹋紫苔。元詩讀此詩。別墅風光如在。

惜不知爲誰家林岫也。

方希直之從學於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沒。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於希直。希直閱之。感慨陳迹。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長空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景相摩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慨慷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天上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

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颯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閒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京國來。邂逅於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讀書精舍也。方正學外紀

柴紹炳字虎臣。隱居南屏。有南屏書屋。乃其著書處也。范忠貞承撫浙時。曾親訪於南屏。徵聘不出。新湖志

釋契嵩遊南屏山記。內云。由山麓而上。東則齊雲亭。西則積翠亭。由積翠而上。抵發幽亭。由發幽而東。至白雲亭。從麓至頂。巖石皆奇。世所無有。按此則當日南屏之勝可知。今俱為荒榛所塞矣。新修湖志

南山亭在南屏山之半。壑菴後。壑菴自歸汪氏。越數十年。有裔孫守湜。字又持。為處州龍泉縣學教諭。歸年屆六十。其子廷對。廷揚。謀所以樂其志者。乃於其曾大父之萼墓廬之旁。建石亭。名曰南山。以寓岡陵之祝。甬上萬九沙。經為隸書題石壁上。其旁即溫公磨厓碑。厓側向有米南宮大書琴臺二字。前志皆稱湮沒。汪氏因建亭。壑壤焚蕪。搜剔巖石。二字乃出。積土灌莽中。此雍正壬子年事也。

慧日峯側舊有羅漢洞。中鑄十六大士像於壁間。今叢石翳蒼。已不可辨。淨慈寺志

歡喜巖在慧日峯下。兩石離立相對望。若老翁相邂逅狀。其一巨首如戴笠。頷下鑄小佛像三。眉睫剝落。

厓上有題名。漣滅不可辨矣。淨慈寺志

蓮花洞在淨慈寺後。洞右又有石佛洞。兩石相夾如龕。內鑄石佛三像。明胡宗憲刻寰中天室四字。新修湖志

宋太常寺在慧日峯下。有昭勳崇德閣。上繪文武功勳大臣自忠獻趙韓王普以下二十五人像。又樓鑰

重修太常寺記。言寺有泉名觀音。結亭其上。扁曰汲古。又云。有法惠僧寺。改爲懷遠驛。今俱不存。舊志

吳之龍。字雪門。歙人。長遊武林。遂居錢唐。從葛寅亮講學。湖南後謁選。得光祿丞。與米友石劉半舫諸名

卿日倡和。性豪邁。不樂繩檢。還隱西湖。結竹閣社。新修湖志

雪門先生子諱山濤。字岱觀。善書畫。能詩。崇禎己卯舉人。三任學博。轉陝西成縣令。有惠政。二年致仕。

亦投老湖山。後徙禹航。

蕩花居故址。旣爲高墳。後人移建於淨慈寺西。康熙二十三年。巡撫王公安國重葺。主公撫浙有惠政。去

任後。士民卽以此祠之。題曰蕩花書院。進夾道皆方塘。可數十畝。盡栽紅蓮。入夏芳氣襲人。後臨新開

淨慈寺河。荷花尤盛。真不負藕花居之名矣。

鶴渚卽南港也。明弘正閒。關中孫山人一元隱居南屏。養鶴於此。故名。虞司勳淳熙有鶴渚詩云。客從孤山

來。還向孤山去。露渚不聞聲。天高共誰語。新修湖志

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建發祥祠。祀昌化伯邵林。紫桃軒雜綴

案咸淳志。長興四年。吳越王建報慈寺。大中祥符元年。改法因寺。殿上有古鐵塔。寺內有錢王古井。今

鐵塔固不可問。卽古井亦難考矣。

發祥祠。今在邵墳外。相近一橋。僅一小廟耳。

南屏邵皇親墳左側有地產蠶豆顆大而味鮮杭人呼為王墳豆

紫桃軒雜錄

汪蛟門麟有詩云酒店爭傳段七娘王墳小豆摘新嘗春殘花事都無了別有幽芳出院牆

蛟門集

張煌言字元著別號蒼水明州之鄞縣人崇禎時舉於鄉國亡嘗舉兵海上總督趙公廷臣遣札招諭不降康熙三年竄身縣巖懸巖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蓄二猿以候海舶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顛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趙公偵知之先伏兵於普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遊擊某即登舟叱縛二人不甯言隨殺之舟子懼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巖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即欲自裁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我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趙公尙勸其降煌言曰惟速死為幸九月初七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哀之亦莫不多趙公之偉績云蓋自此海不揚波矣

趙世安仁  
和縣志

張元箸先生於康熙甲辰被執不屈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死於杭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有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其律詩有云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巖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

樓  
版

玉鈕

雍正丙午予遇四明董小岳胡於遂安縣署言蒼水先生死節事甚詳方其被執至杭送居蕭寺足下常著木屐臨刑時亦然至市口占四語云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其遺骸

及楊羅二骨俱爲先生同郡釋問石暨武林好義之士收葬南屏山原邵皇親墳外郡土胡克生真以一端石硯背刻張先生姓名旁刊羅楊二諱藏諸塘中其詩文集名奇零至今鄞人尙有藏其副本者雍正乙巳春予外父俞公漢卿曾誤買其墓前地欲營葬太岳後土人告曰此忠臣墓也訪之得實急退還不索其值予是時偕外父過其墓松柏鬱然馬鬣之封尙無恙因奠一卮而返近傳遺骨已爲萬九沙先生攜回四明卜地改葬者誤也

案徐先生小志中所稱王先生葬處卽蒼水先生也蓋其初人多諱言之故率稱王先生云

法華臺相傳永明和尚於此講法華經嘗感諸天雨花繽紛巖壑開故名萬曆甲午內監孫隆構亭以誌舊蹟迨辛亥亭圯方伯吳公用先王公在晉及膳部黃公汝亨爲僧石隱壑別構香嚴社於臺前承阿枕流窅窅虛敞洵南屏勝處也參舊志

案黃貞父先生香嚴社記言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卽在此地

釋上緒字亦諳錢唐詩僧也幼薙髮於吳山之開元寺癸巳卓錫於葛嶺涵青院未幾移居南屏卽孫山人舊隱地也予時過之層崖相望松竹交陰倚閣眺湖晴光雨色俱在檻下誠精藍絕勝處不數年亦公示寂臨平之小林此菴遂爲俗僧所有予雖常至南屏屐齒亦嬾到矣

田世容字書升錢唐人少失怙恃家貧力學博覽羣籍不樂仕進壯時遨遊四方最後依蒲蠻朱參戎住滇十餘載歸里葬父母於九曜山陰因築室南屏之西自號守廬署聯於堂云胡爲乎萬里歸來只賸

得幾卷殘書。數莖白髮。所就者一廬。終守未敢忘兩行翠柏。半角青山。繪守廬圖。一時名士多爲之題咏。乾隆二年。有司以孝行聞於朝。奉勅建旌孝坊於墓廬前以表之。五年夏六月。坊成。而先生卽以是年閏六月十三日卒於墓廬。

辛酉春。予有二哀詩。爲紫珊守廬兩先生作也。附誌於此。

黃雪山房老。西湖舊隱淪。詩成一代史。志表百年人。喬木風猶昔。衡門草又新。篋中留手藁。相對淚沾巾。

逝矣田居士。南屏贖草堂。野禽穿枳落。荒竹壓書牀。字古墨流豔。詩寒句有芒。路人憐孝子。相率拜題坊。

樹栳廬近太子灣。明兵部主事陳公慎吾學作生壙於此地。建屋數楹。顏曰樹栳。取古大夫墓樹栳義也。公爲鐘族高祖。有惠愛遺鄉里。郡人建清樸祠以祀之。名其巷曰惠民。在城中三浙書院後。



小志補作於乾隆著雍敦牂冬十月。蓋承紫珊老人之囑而爲之也。未幾老人以壽終。余自重光作圖計。偕入都。從此奔走南北。至柔兆攝提格之季秋。丁先太孺人憂。抱痛回里。治葬後。獨處倚廬。命兒子去瑕。輩錄出。略加增訂。而紫珊老人已不及見矣。俯仰之間。便爲陳迹。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乾隆疆圉單闕春正月棘人陳景鐘自跋。

清波小志成於雍正甲寅。故軼事遺文多李敏達重修湖志所未備。更得几山先生茲補。庶幾桑經鄴注相得益彰矣。几山爲武林名孝廉。蓋敷文書院中錚錚有聲者。丁未仲秋。松陵楊復吉識。

借 書 刊 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清波小志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二二六八

鎮

(本書校對者楊靜宜)

通



33
14
:3172